



山東民間童謠

SDMJTY ■ 山曼 选编



● 明天出版社

山东民间童谣

山曼 编选

明天出版社

1990年·济南

山东民间童谣

山曼 编选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34

ISBN7—5332—1108—1

I·201 定价：2.65元

前 言

这应该算是一本资料书。编写它的用意已不在传播与推广，而在为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一些色彩奇异的参照物，为儿童文学研究者、民间文学、民俗学以及一切与民间文化有瓜葛的研究者，保留一些比较可靠的资料。

(一)

不管今后还会有怎样的风雨，延续了几千年的、以小农业生产与宗法制家族为背景的那样一种文化终究是作了不复返的告别，走出去很远很远了。这在习惯于深奥的某些学术的圈子里一定还要作长时间的争论，但是民间童谣的变化，却像不会撒谎的孩子一样，天真地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

“姥姥门前大槐树”，“槐树底下搭戏台”，“槐树下边抱着孩”……槐树，槐树，从前家家门前确曾都有一棵大槐树，如今十里八村剩下一棵，成了古物，代之而起的，是成长极快的桐、刺槐和杨柳。

村村都有过的磨坊里的罗筛声响，曾是数百年间童谣的起兴，“打罗罗，罗筛筛”，“打罗罗，打罗罗”，那罗筛之声和与它相伴的歌谣是合拍合节的。今天，磨坊被隆隆的

机磨代替了，隆隆声盖过了旧歌谣。

“小巴狗，你看家，我到南园拔红花，二亩红花没拔了……”什么是“红花”？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那是在合成颜料流行之前人们广泛种植的用以染红色的一种植物。歌还在唱，红花早不种了。

……

今天，从整体上说，古老童谣的传播者也只剩下了最后一代，再过二十年，我们将很难找到仍然怀着朴实感情吟唱“成套”童谣的民间歌手了。

我们正迎接新生活，我们必将抛弃老朽的东西，但我们在迎新弃朽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同步失去一些宝贵的成分。比方，当人们普遍地提高了文化水平，都成了文化人，成了读过同一套教科书的文化人的时候，平板的文字表达将一步步占领丰富的口头表达的阵地，当着广大地区的众多的文化人有了共同的文明语言的时候，土里土气的口传歌谣因为被大多数人瞧不起而被淘汰的时候，被作家们珍视的地方色彩、乡土风味，必将像掺了水的酒一样，味道越来越淡。这情形，不免可惜，但不可避免。

意识到这种形势，编这样一本书，尽力想在这些古老的童谣从生活中消失以前，以忠实的记录，较详细的注释保留其真切的面貌，免得以后靠追忆搞成些“仿古”一类的玩艺儿。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或许是在为将来而工作。这本小书作品，说不定越到后来越显出些水灵灵的气色来。

唯愿如此。

(二)

童谣的分类，像民间歌谣总的分类一样，向来多种多样。我以为，因为搜集的范围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学科眼光不同，具体的目的不同，分类上的多样化是必然的。从喜爱百花的眼光中看，各有各的光彩，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用处，学术的研讨是本该如此的，正不必学那专独的作风，一定要扫除百家，独尊“我术”才觉得威风。

我在本书中所采取的分类法，是按时间顺序，把儿童的成长过程，分作几个阶段，各阶段有各阶段的歌谣相伴随，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不再唱儿歌的时候。各阶段的歌谣我都立了题目，有些又作了更细的分类，也立了分目。这些名目，都不免杜撰，只为大家都在探索，我也就大着胆子自成一家了。

我把山东的民间童谣分着这样六段六类：

第一，为孩子的歌。

孩儿初来世上，还不会说话、刚学说话，可是在入睡时，玩耍时，用饭时，病疼时已经有许多歌谣伴随着了。这一类的歌谣在年轻的母亲之间，更在经历了人生长途的祖母、外祖母一辈人之间传承。这类歌谣吟唱时的声音满含着深情与温柔，足以将小孩带入一个童话世界。许多人在追索最初的记忆的时候，都会回到这种记不很清却又很难忘怀的境界之中。这类歌谣的词句，往往渗透着历尽人生的酸甜苦辣又回归于童年天真之中的老奶奶的感情。不知为什么，老奶奶们的这种苍老的天真与新生儿的稚嫩的天真极容易合

流，这大概就是许多大作家都认祖母或外祖母为文学上的第一带路人的原因了。

第二，教孩子的歌。

俗谚有云：“腿随着嘴。”这是说小孩在摇摇学步之时也就呀呀学语了。这一阶段，小孩对语言的好奇心很强，愿意听大人念唱，也愿意自己学唱。大人们常念一些顶真格的长谣来满足小孩的兴趣，小孩也断续的学唱，或者大人与小孩“合唱”，各种情形，都有十足的人情味，成年后留在记忆中的最初的诗歌，往往就是这阶段听唱和学唱的歌谣了。这一阶段的歌谣，大体上还是在成年人间传承的，虽然教给孩子吟唱，许多地方还都带着成年人的感情。

第三，庭院街巷的歌。

孩儿渐渐长大，离开了母亲、祖母的怀抱，走出大门，在庭院中，在街巷里，结识朋友，独立地扮演角色，开始青梅竹马的生活，从这时起，童谣的传承完全在孩子们间进行了。如果说前此的歌谣主要表达的是成人对于孩童怜爱的感情，可以称之为“母亲的歌”或“祖母的歌”，那么从小孩跨出了家门，歌谣完全地属于他们自己了，我们可以从这其中看到一片无邪的天真。

第四，山海田野的歌。

待孩子们有能力跑出村庄，投入家乡山水的怀抱，眼界大开，他们几乎是见什么爱什么，见什么唱什么，在这种歌唱中，对家乡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有了深深的印象，与人生相伴到老的乡土观念，乡土感情，很可以说就是在这一时期的歌唱中产生并逐日加强着的。所以，一个在搬迁频繁的日子里度过童年的人难免缺少乡土观念，在感情上他总比

常人缺少些什么。

第五，游戏歌。

有人说，游戏就是孩子们的工作。不错，从孩子们走出家门，直到长大成人，无论在庭院、在街巷、在田野，他们总是兴致勃勃地作着游戏，他们甚至把大人分配给他们的一些轻微的劳动也当着游戏去完成，而在很多很多种游戏中，用歌谣相伴的可以占大半。这种伴随游戏的歌谣，有的与游戏的情节密丝合扣，有的却不定准从什么地方拉来，或者不知怎样即兴唱出，只要那节拍与游戏相合也就流行了。这种“天外飞来”和即兴吟成的歌谣，从文学的角度看，倒真有天成的浪漫、难以言传的韵味，是什么样的天才诗人也难模拟的作品。民间的各种歌谣常被孩子们融入游戏歌中，广泛流行的游戏歌也常脱离游戏单独流传，这种情形使游戏歌成了童谣的总汇，因此使我们不顾在时间上与“庭院街巷的歌”、“山海田野的歌”怎样的重复，也要将游戏歌单辟为一类，即使这样，游戏歌在各类童谣中仍然显得阵容过分庞大。

第六，渐近人生的歌。

小孩渐渐长大，或多或少地加入了成人的劳动、成人的礼仪活动和成人的娱乐，他们的歌谣，也渐渐加入了大人气的内容，天真之中增加了丰富的色彩，增加了成年人特有的忧郁的情绪。等到一个小孩会独自一个人轻声哼着“小白菜，叶儿黄……”的时候，他渐渐地就学会了用自己的歌声来感动自己，排遣心中掠过的一片灰云了。这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已经长大了，这时他口中的歌谣也渐渐地迷失了童谣与成人歌谣的界限。

这样的分类，未必得当，但我存心用这样的分类使读者能够较直接地体味这些歌谣在“当时”、“当地”的那活鲜的风韵。

(三)

童谣也如其他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一样，不是一种“纯”文学现象，它绝不是为创作而创作的产物，它是“实用”的产物。它的流传，不是靠书本，而是靠口传。在传播的现场，它与当时当地的山水、树木、村庄、房屋、动物、器物、天气、人的心情、生动的气氛是那样的融为一体，成了那“一体”的一部分，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协调，以致脱离了那个环境，不管怎样忠实的记录，怎样详细的注释，都不足以传达出它本来的精神。有感于此，数年之前，我曾作过一篇论文，提出过一种方法，现将那主要点转述在这里：

流行于各地的儿歌，乡土气息最浓，但是其中的用语、情绪，地方局限也最大，若用一般的采集方法，势必加许多注解、说明，弄得活泼泼的歌儿变成了学究气味的东西。若换一种方法，把呆板的说明，变为散文（那许多要说明的地方，往往正是散文意味很浓的材料），把歌儿镶在散文之中，则歌与文相得益彰，使歌儿活鲜鲜地保存下来，使外乡外地的人也除去了隔膜，领略到异乡儿歌的好处。

例如，我在海岛采风，听到祖母拍孙儿入睡时的催眠曲，其歌如下：

噢，噢，噢……

外面是谁呀？
噢，噢，噢……
看谷姥呵。
噢，噢，噢……
哪么不进来呀？
噢，噢，噢……
怕狗咬呵。
噢，噢，噢……
给你打着点吧？
噢，噢，噢……
那赶自好呵。
噢，噢，噢……
你怀里抱的什么呀？
噢，噢，噢……
缸炉火烧呵。
噢，噢，噢……
你哪么不吃呀？
噢，噢，噢……
咬不动呵。
噢，噢，噢……
给你点汤泡着吧？
噢，噢，噢……
那赶自好呵。
噢，噢，噢……
你身上披的什么呀？
噢，噢，噢……

破棉袄呵。

噢，噢，噢……

你哪么不穿着呀？

噢，噢，噢……

怕虱子咬呵。

噢，噢，噢……

给你点着灯捉捉吧？

噢，噢，噢……

那赶自好呵。

噢，噢，噢……

写在纸上，外乡人读这歌时，不免疑问：什么是“看谷姥”？那是谷梁熟时，立在田地里吓唬馋嘴鸟儿的稻草人。什么是“缸炉火烧”？那是海岛对岸的登州城（今蓬莱县城）里的一种地方小吃，扣过一口陶制的缸作烘炉，烘出的火烧（烧饼）香脆可口，又宜于保存，最受岛上渔民欢迎。渔船自登州港返家时，必买许多缸炉火烧，用麻绳贯穿成串，挂在桅杆上，带回家去，与妻儿共享。因此，岛上无人不知缸炉火烧……

这些事，若一一加注，必使儿歌支离，但若写成一篇散文，则老奶奶拍孙儿睡觉时的种种情景与想象，都可以构成风俗画面：老奶奶自窗户望出去，碧海，蓝天，近处的庄稼地，地里的稻草人……稻草人随风摇摆，摆呀，摆呀，活了，走近门前，怕狗咬（家家养狗又是当地旧风），不敢近前……稻草人是从海那边来的，怀里揣着缸炉火烧，老奶奶年轻时是吃惯了这东西的，现在却咬不动了，用汤泡着吃，仍然是好的。小孙子睡着了，老奶奶仍然唱着，只是声音越来

越缓，越来越细，在别人完全听不到声音的时候，只有她心里明白，她还在唱呢……

假若这样连注解带评价统融于散文的描写之中，这首歌对谁都是活鲜鲜的了。

我提出了这种“把童谣镶在散文里”的主张，并且试着“镶”了数首，得到过一些相熟的和原不相熟的朋友的认可与鼓励，以为找到了一个较好的方法，但到要动手编一本书的时候，才发现那样的作法好便好，只可惜一本书容不下百首歌谣，实在又有点“浪费”，这才又倒转来，仍用注释与说明的方法，只在必要的地方，稍费笔墨，说得近似真切就是了。由此也可见，世上之事，难求完美，留下些遗憾，常常不是当时看得不明白，而是没有条件或者力气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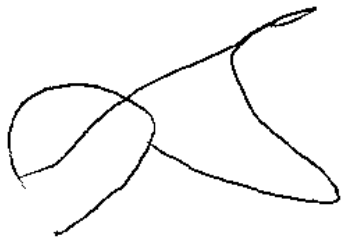
(四)

童谣的艺术力量，老早以前就分明地体会到了，但当集中检阅这数百首之后，仍不免惊异，仍觉得要刮目相看。

至今讲到诗歌中的“民歌体”，不少人还认为就是那种五言或七言，四句一首或一节的样式。读多了民间的童谣方才明白那是一种好大的误解，童谣中固然不少五言、七言的作品，但三言如：

白楞叶，
格楞楞，
我唱唱，
小狗听。

四言如：



咕甯咕甯，
上山拉犁。
今年吃了，
明年还你。

六言如：

迷溜迷溜遭遭，
倒了吃个酸枣。

各种格式，都不鲜见。更短的，如：

青杨，
白杨，
花椒，
茴香。

每句只有两字，突出其跳跃，却决不疲弱。长短参差的种类更多，如：

小蛤蟆，
当街坐，
大车来了压杀我！
哎呀！
我躲躲！

再如：

盖不起，
上城里，
城里有个剥牛的，
把个小孩剥得光滑溜溜的！

短得有力，长得流利，长短配合又十分协调，全没有书面诗常有的那种呆板象。

关于现代诗的格律，已经讨论了多年，至今众说纷纭，缺少主导。如果把眼光移向民间童谣这块原始田野上，看取些异样的色彩，会不会得些出人意外的启发呢？

民间童谣的构思，敢说是十足的大家气度（大家之为大家很可能是反朴而归于天真的结果）。

东溜溜转，
西溜溜转，
小孩小孩都出来玩——
就是不要小月孩儿！

前三句一派天真，忽然又着第四句的“解释”，本想学大人办事的周到，反将一种稚嫩的态度合盘托出，你道可妙不妙！

小黄狗，
来抬轿，
一抬抬到城隍庙，
城隍菩萨见了哈哈笑。

终日板着面孔判人生死的城隍爷，一变而成菩萨，又那么开心的“哈哈笑”，非孩儿们的神奇魔力谁有此等办法！

天亮了，
鸡叫了，
鸭已挑水来到了。
狗上锅，
猫烧火，
老猴在炕上当婆婆。

鸡、鸭、狗、猫都在忙早饭，本是一个纯净的童话世界，忽然冒出一句“老猴在炕上当婆婆”，童话世界与俗世人间一

下子沟通了。那一时也正经不得的“老猴”要装那终日在媳妇面前板着面孔的“婆婆”，两相对照，谁能忍俊得了一笑，这是何等高明的幽默！

月妈妈，
本姓张，
骑着驴，
挎着筐，
专给小孩治口疮。

多好的一幅月光图！夜静静，明月在天，银光落满农家小院。只是，小孩生了口疮，虽不是什么大病，却不能安稳地睡觉，妈妈拍着孩儿好久，见那天上的月亮也行走了好一节距离了。想像着月亮也是一位妈妈，也像孩儿的妈妈一样，行走是骑驴的，常常是挎筐的，这会儿，最好这月亮妈妈在有“专给小孩治口疮”的妙药……许许多多景色、感情、幻想，都在月光之中，而实写月亮，却只一句“月妈妈”，这是怎样一种手段呵！

地方特色应是一切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童谣在艺术上最占优势的地方，但是，从前，在许多场合，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吧童谣中的地方特色模式化因而也简单化、庸俗化了。说到山东，连童谣在内，似乎也是非煎饼、大葱、壮汉与泼风不可。实际上，童谣中的“山东味”“多面”得很，也繁复得很，只容长期、反复的体味，并不可以三言两语说尽了的。

高粱叶，
劈大刀，
你的兵马随我挑！

山东孩儿出口便有山东好汉的气势，这固然是“山东味”。

月老娘，
黄巴巴。
爹织布，
娘织花。
小孩子，
要吃妈（奶），
拿刀来，
割给他，
挂他脖里吃去吧。

这样的催眠曲好像也只有带些男子汉气派的山东小孩的娘才唱得出。但山东的童谣绝非一味的“大江东去”。

你打咬，
我得咬，
金牛犊子银驴驹。

不能不说别样的华丽、别样的秀气。

俺家里，
小妹妹，
脚又小，
手又巧，
两把钢剪对着铰。
铰上个鸡，
漫墙飞，
铰上个狗，
漫墙走，
铰上个小孩打滴溜。

谣与谣中人物，一样的秀巧，一样的明丽，有泥土味，又毫

不蒙尘。

板凳里，
板凳外，
板凳底下菊花开。
红荷包，
绿沾带，
丫丫油，
变花开。

抒情的色彩，朦胧的滋味，细细切切的也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情调，却并不依样儿模仿人家，依旧是山东味。

也许我偏爱，但我愿更多的人喜欢这样的童谣。

1989年6月4日午后